

三代报王

《华盛顿邮报》风情录



(美) 汤姆·凯利 著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I712.5/4

76998



200412874

三代报王

《华盛顿邮报》风情录

[美] 汤姆·凯利 著

郑国强 朱英璜 钱绍昌 译

钱绍昌 校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Tom Kelly

THE IMPERIAL POST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

New York, 1983

根据〔美〕纽约威廉·莫罗出版公司 1983 年版译出

DK61/02
三代报王

——《华盛顿邮报》风情录

〔美〕汤姆·凯利 著

郑国强 朱英琪 钱绍昌 译 钱绍昌 校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上海复兴中路 59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5 字数 213,000

1990 年 7 月第 1 版 199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80514-476-1/I·49 定价：3.70 元

译 校 者 的 话

《华盛顿邮报》是美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为美国总统早餐时所必读，被称为华盛顿的报中霸主。

本书作者汤姆·凯利从16岁开始在《华盛顿邮报》当送报员以至后来成为名记者，对《邮报》*有深刻的了解。他长期以来注意收集《邮报》及其家族的资料，写成了这本书。它以《邮报》的发展史与控制该报的两个联姻家族的发迹史为主线，描述了《邮报》如何制造公众舆论、操纵总统选举、干预美国政治。国家大事与生活逸事相互交织。它在叙述国家大事时，资料丰富，取材严谨，气势宏大，是一部优秀的史书；而在描写书中人物的私生活时则着意刻划，具体入微，妙趣横生，又象一部精彩的小说。这种严肃性与趣味性相结合的写作手法，使读者能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获得美国政治、经济、新闻和社会等方面的重要知识，诚一举而两得。

《邮报》的主人凯瑟琳·格雷厄姆当年曾把尼克松拉下马，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迫辞职的总统尼克松一直对她怀恨在心，但不久前却与她在公开场合握手言欢。这位女强

* 即《华盛顿邮报》，下同。

人年前曾来我国访问,受到我国领导人的接见。

参加本书个别章节翻译的尚有(姓氏笔划序):朱丽珍、关肇远、陈克成、贺永庆、傅志强。

译校者

1989年1月7日

目 录

1	一声枪响,他倒在浴缸里	(1)
2	一个有分寸的花花公子 —— 尤金·迈耶	(4)
3	“我要娶她!”	(8)
4	艾格尼丝大难不死	(15)
5	找到了实现宏伟目标的地方	(22)
6	《邮报》的旧主人	(32)
7	迈耶夫妇涉足政界	(45)
8	尤金买下《邮报》	(56)
9	风流韵事和政治	(68)
10	炸弹落到珍珠港以后	(79)
11	菲尔·格雷厄姆开始执掌大权	(88)
12	《邮报》扮演着上帝的角色	(93)
13	“返回美国之路”	(99)
14	为金丝雀吞下猫儿喝采	(112)

15	“我是夹在光辉夺目的人中间的乡巴佬”——凯瑟琳	(129)
16	精力、原则、义务和智能	(137)
17	具有独创性的“风尚”版	(146)
18	同白宫的一场争斗	(160)
19	福兮？祸兮？	(168)
20	水门事件的前前后后	(177)
21	春风得意	(187)
22	名闻遐迩	(193)
23	凯旋中常带着创伤	(205)
24	《最后的时刻》	(214)
25	“凯瑟琳女王”	(228)
26	唐纳德：今天《邮报》的发行人	(232)
27	《吉米的世界》	(245)
28	新的飞跃	(263)
29	卡特准备起诉	(266)
30	无权揭露别人的隐私	(274)
31	《邮报》犯了诽谤罪	(285)
32	褒与贬	(293)

—1—

一声枪响，他倒在浴缸里

1963年8月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菲利普·莱斯利·格雷厄姆往猎枪里装上子弹，走进他在弗吉尼亚州米德尔堡一幢住宅底楼的浴室。他坐在浴缸边沿上，将右太阳穴贴近枪口，枪托支在墙根处。他个儿高，手臂长，能扣到扳机。一声枪响，他倒在浴缸里。

几秒钟以后，两个仆人发现了他。他的妻子凯瑟琳正在楼上睡午觉。18岁的儿子唐纳德是哈佛大学一年级学生，暑假正在《纽约时报》社工作。20岁的女儿拉莉和她的外祖母艾格尼丝·迈耶正在地中海上，作从雅典到伊斯坦布尔的海上旅行。15岁的威廉和11岁的斯蒂芬分别在弗蒙特和科罗拉多夏令营里。

第二天，《邮报》版面套上黑框。格雷厄姆的遗体于星期一悄然入殓。在这个星期中，《邮报》接连刊登悼文和各界的反应。在大学曾与格雷厄姆同住一个寝室的参议员乔治·史马瑟斯说：“在我看来，当今没有一个美国平民比格雷厄姆更受权威人士的尊敬。”

星期三，退休的奥格斯·邓恩主教在华盛顿大教堂为亡灵

作弥撒。华府官员，包括肯尼迪总统、最高法院及内阁成员。特迪^①的女儿艾丽斯·罗斯福·朗沃思^②都参加了这一祭祀仪式。23年前，格雷厄姆娶了尤金·迈耶的女儿为妻。格雷厄姆来自佛罗里达州一个兴旺发达的农场，受到上层社会和哈佛法学院的良好熏陶。几年后，他的岳父将《邮报》交给格雷厄姆经营。那时候，《邮报》又穷又刻板，虽努力经营，但仍然赔钱。为了获得权力和声望，格雷厄姆使出了浑身解数。他设法操纵政治家，挑选并支持总统及参议员候选人，以期左右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政策。在这方面，他颇有所得。在他的刻意经营下，《邮报》面目一新，销路大增，影响巨大。格雷厄姆自杀的前几年，他时而狂热地工作，时而又陷入绝望。他留下了持久的纪念物，他死后，《邮报》愈加兴旺发达，财源茂盛，越办越好。如今，格雷厄姆去世已有20年光景，《邮报》披露水门事件，将尼克松总统赶下台也有10年了，《邮报》已稳执报界牛耳，垄断了华府舆论。它纵横捭阖，目中无人，一如既往。

就报道广度、质量和报纸声誉来说，它在全国位居第二。与《纽约时报》相比，《邮报》的势力可能要大些，但《纽约时报》更为公正，更为严肃，更为可靠，更侧重于报道一些难题的本质。

《邮报》有今日，当归功于四个人：首先是尤金·迈耶和艾格尼丝·迈耶；《邮报》濒于破产时，是他们将它买下，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也是他们使《邮报》渡过难关。他们赋予《邮报》独特的风格。第三位就是格雷厄姆；《邮报》声势

① 美国第26届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的昵称。——译注

② 西奥多·罗斯福的长女，于1906年与尼古拉斯·朗沃思结婚。朗沃思于1925—1927任美国众议院议长。——译注

显赫，是他打下的基础。最后还有格雷厄姆的遗孀：她将《邮报》办成一份质量甚高但有些任性的报纸。

本书要讲的就是迈耶家族和格雷厄姆家族以及《邮报》的故事。故事以两个生命的诞生开始。

一个有分寸的花花公子——尤金·迈耶

尤金·迈耶于1875年10月诞生在洛杉矶的哈洛文。那是一座新兴城镇，有妓院和华丽的住宅，有山、鲜花和海滩，有留着长辫的苦力，铁路巨头和矿山大王。尤金的父母是有钱的法国犹太人。他是父母的大儿子，排行第四。老两口住在一幢巨大的维多利亚式房子里，过着恬静安逸的日子。那幢房子远离邻居，被多刺的加利福尼亚灌木丛和修剪齐整的小树环绕，四周则是高高的铁栅栏。

由于消化不良和生育过多，尤金的母亲哈里特·纽曼·迈耶体弱多病。尤金出世以后，又添了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他的父亲马克·尤金是“巴黎市百货公司”的半个老板，同时也抽空从事银行业。老两口有一张旧照片，拍得不错：尤金的母亲年轻，漂亮，身材苗条，衣着讲究，亭亭玉立，正侧着头，凝视远处。他的父亲挺身站着，微胖，皮肤白晰，留着路易·拿破仑式的髭须和山羊胡子。他身材修长，穿着绒面呢双排扣的黑上衣，白衬衫袖口露出一英寸。他脚跟靠拢，脚尖分开，两脚呈三角形，手里拿着一双手套。两人都面无笑容。

马克·尤金·迈耶听说妻子生了个儿子，便问道：

“他看起来聪明不聪明？”

人家告诉他，儿子看起来怪聪明的。

两年以后，《华盛顿邮报》在国会山山脚下叫做胡克师的红灯区诞生了。为纪念南北战争时期一位放荡的将军（他的名字成了妓女的同义词），那地方遂取此名。创刊号于1877年12月6日出版，共4版，售价三美分。报纸办得很一般。头版头条消息的开头写道：“昨天国会大厦毫无生气。”以“大洋彼岸”为题的国外消息占了一栏，报道了教皇逝世和土耳其军队在埃利拿战役击败俄军。

该报创刊的公告刊登在第三版。“大凡一份报纸创刊，总有恰当之理由。就本《邮报》而言，理由唯有一条：以华盛顿市域之大，地位之显要，它亟需一份极有影响的民主党报纸。”该报在共和党总统拉瑟福德·海斯执政期间一直称他为“骗子阁下”。

迈耶家族是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人。当初他们绝没想到同民主党的《邮报》会有什么瓜葛。尤金5岁时，父亲成了专业银行家，全家搬到旧金山上层区居住。迈耶家族是犹太人，周围的邻居都是富有的新教徒。在他们眼里，所有的犹太人都是赤裸裸的实利主义者。迈耶家族不愿同最上层的人物混在一起。尤金上小学时，班上同学管他叫“犹太佬”。有一回，尤金同邻居孩子们玩耍，一只蝙蝠飞过，他吓得蹿倒在地上，父亲以为周围的孩子有意捉弄小尤金，于是再也不准他同孩子们一起玩。

每天下午，他带着尤金去骑马。在郊外的林荫道上，一边是仪表堂堂、一本正经的大人，另一边是个瘦小的男孩。但是，尤金坐在马鞍上就比别的孩子高得多了。

尤金不是当运动员的料。迈耶先生在奥林匹克运动员俱

乐部给他报名参加击剑班和拳击班，拜名教练詹姆斯·J·科贝特为师。不意这位“绅士吉姆”在拳师报上登了一张照片，照片上以他自己为背景，尤金和另一个孩子在练拳击。迈耶先生于是不让尤金再去训练班。从此以后，尤金就一直记恨着绅士吉姆的大名。

家里对尤金看管甚严，不让他和外面的孩子来往。母亲老是呆在自己幽暗的房间里，尤金的大姐罗莎莉管家。父亲视他为一笔大投资，培养他经商，让他阅读纽约、伦敦、柏林、法兰克福和维也纳的金融报纸。美国参议员斯蒂芬·怀特是迈耶家的律师。每次他来访，尤金都被允许倾听这位参议员的高谈阔论，直到深夜。

尤金厌恶家里温暖而又严肃的氛围，变得恃强凌弱。他辱骂佣人，抓妹妹的头发。对此罗莎莉买了一根九尾鞭回来，但是她先来软的一套，同尤金签订一个合同：他必须立即改正缺点，否则就叫父亲下午不带他去骑马。尤金知道合同是神圣的东西，于是签了字，从此信守诺言。

父亲对尤金管教很严，因此尤金最怕他。有一次尤金在班上考了第三名，得了一枚奖章回来，迈耶先生严厉地说：“世界上第三名多得很，这算不了什么。”

尤金 11 岁时，母亲和罗莎莉去欧洲休养。在她们回家的路上，迈耶先生突然决定他和尤金去内华达州接她们。这时尤金正在外面玩耍。下午 4 点尤金回到家里时，父亲脸色铁青，正在门厅等着他。

“哪儿去啦？”他吼道，打了尤金一巴掌。

整整一个晚上，尤金绷着脸。第二天早上，火车停下加水，父亲和儿子下车伸展一下身子。这时，他们被衣着破烂的印地安人围住了。那些印地安人被骑兵队赶出了家园，因而怒

气冲冲。尤金吓慌了，抓着父亲的手求饶，父亲冷冰冰地宽恕了他。但尤金永远忘不了那一巴掌，或者说忘不了他那时的惊慌。

迈耶他们回到家。日月如梭，罗莎莉同利瓦伊·斯特劳斯的侄儿和继承人西格蒙德·斯特恩结了婚。就是那个设计结实耐穿的牛仔褲的利瓦伊。次女伊利斯嫁给了他的弟弟。

父亲极为重视对尤金的正规教育，请了加州大学的亨利·森格教授辅导他希腊文、拉丁文和数学。尤金对这位教授崇拜得五体投地。他在班上的成绩可算上乘，却总不能名列前茅。进大学前，他同父亲发生了争执。父亲要他去法国上大学。这一回他赢了，考上了加州大学。

大学里，他故态复萌，不过比较小心。在大学里可保险啦，他整夜整夜地打扑克，喝啤酒，根本不读书。有一张郊游的照片，足以说明他闹得有多欢。一年级学生将班旗插在小山边，几个二年级的学生上前要把它们撕下来，被一年级学生抓到照相机前拍照，尤金在后排，满脸傻笑。

尤金做一个有分寸的花花公子，倒还得心应手，打牌赢多输少。有一次输家把钱寄到尤金家里，信封上写着尤金·迈耶，忘了注明小迈耶。父亲打开信封，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问尤金，尤金说他也莫名其妙。

大学第一年尤金略微放荡。这倒好，他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年轻人。不久，他便成了勤奋努力的楷模。命运将他带到耶鲁大学和华尔街。

在华盛顿，《邮报》也不景气。社址迁到高级的闹市区，就在专利局附近。1885年，报馆毁于一场火灾。

《邮报》租了《明星晚报》的印刷所，才得以生存下来。1888年，《邮报》开始出版晚报，但与同业竞争中，不久就垮了。

“我要娶她!”

那是1892年，尤金的父亲年过半百，成了拉扎德兄弟公司纽约分公司的新股东。迈耶一家乘火车东迁。母亲懒于理事，由尤金和姐姐伊利斯负责照料弟妹们。他们在芝加哥休息了一个星期，继续上路，来到曼哈顿，住在萨沃伊旅馆。尤金在信里告诉罗莎莉，那个旅馆“豪华，壮观，无与伦比，”美中不足的是“地处广场，又闹又脏，树木稀少，也没有草地，毫无景色。”

那年夏天，迈耶先生在华尔街给尤金找了一份小差事。9月，他到耶鲁大学念书，与拉扎德公司另一个股东的儿子同住一间宿舍。他很兴奋，在给罗莎莉的信中说，耶鲁“淡雅，实在，永远是个文明之地。”但不久，他便感受到新英格兰的炎凉世态^①。他超出15个学分的常规，攻读21个学分。他将时间安排得极为紧凑：每天一小时锻炼，吃饭花最少的时间，其余时间全扑在学习上。

“我常常感到孤独，寂寞，”他给罗莎莉的信中写道，“我真

^① 指美国东北部六州，种族歧视特强。——译注

想把心里话全都告诉你。要是我全写下来，多少张纸也写不完。”

1894年夏天，他攻读逻辑学、伦理学、心理学、西班牙语和英国文学史。经指导教师威廉·莱昂·费尔普斯的同意，他跳到四年级。

那年秋季，他为经济学教授威廉·格雷厄姆·夏所倾倒。夏教授在课堂上说，工会想对经济作些小修小补，可悲的是他们错了。尤金为之折服。

他写道：“努力是成功的钥匙。”

他于1895年毕业，成为美国大学优秀生联谊会成员，其年19岁。

第二年春，他去欧洲探望亲戚，并在大大小小的银行里当见习员。他发现那里的反犹太主义十分猖獗。犹太军官艾尔弗雷德·德赖弗斯上尉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尤金的姑妈欧内斯廷和姑夫扎多克·卡恩（法国著名的犹太教教士）对这个案件十分关切。尤金在巴黎卡恩家的公寓里聊天时，一个反德赖弗斯的暴徒就在下面的大街上高呼“打倒犹太人”。

为了进修德语，尤金到法兰克福和柏林的银行工作了一段时间。他攻读了经济学，随后在拉扎德伦敦分公司干了一阵子。之后又在股票交易所谋事。到了春天他又回到巴黎。这时有人给他说明。亚历山大·韦尔是近耶家在旧金山的朋友，又是拉扎德家族的亲家。他向尤金许愿，如果尤金同拉扎德家的一位千金结婚，他就可以当该公司伦敦分公司的经理。尤金自有打算，谢绝了这门亲事。

尤金回到家里，在拉扎德纽约分公司当名小职员，同时买了一笔北太平洋大铁路的股票。他学法律，但又觉得枯燥无味。他的工资从每周12美元升到50美元。他做了一笔股票

买卖,为公司赚进 10 万美元,自己得了 2000 元奖金。

那年夏天,在 4 名向导的陪同下,他和年轻的马克思·拉扎德一起,带着一封法国驻华盛顿大使给蒙特利尔大主教的信,大胆穿越魁北克的荒原。一路上他们风尘仆仆,吃得极差,晚上就在帐篷里挨冻。回到纽约时,尤金竟患了伤寒、肺炎和胸膜炎等多种疾病,体重掉了 60 磅,过了一年才恢复元气。养病期间,他阅读了威廉·爱德华·哈特波尔·拉基著的《人生》一书。拉基在书中说,年轻人应该给自己的一生作出周密的计划。尤金茅塞顿开。他决心 28 岁结婚,到 40 岁时干出一番事业,50 岁退休,再将余年的精力为大众谋福利。等到他德高望重的时候,再安享晚年。

尤金身体复元后,便着手实现他的计划。父亲曾给他 600 美元,条件是到 21 岁他才能抽烟。尤金用这笔钱买了北太平洋股票。如今这些股票已值 5 000 美元。

1900 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竭力主张银本位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同共和党总统威廉·麦金利较量,欲将在任总统逐出白宫,取而代之。4 年前,麦金利曾大败布赖恩。这一次也有充分理由相信麦金利定能稳操胜券。按照惯例,在大选年股票市场总是持观望态度。尤金却没有等待。他抛出北太平洋股票,同时买进黄金债券以防布赖恩万一获胜。余下的钱则购买最看好的铁路股票。结果麦金利再度获胜。尤金遂抛出黄金债券,购进更多的铁路股票。1901 年 1 月,他以 5 万美元的代价出售这些股票,获利 900%,从而在纽约股票交易所获得一席之地。

在华盛顿,《邮报》象尤金一样,也干得不错。《邮报》赚钱不少,广告源源不断,报纸印刷精良。有一次最高法院对一项所得税作出裁决,认为它不符合宪法条款。《邮报》便在